

石頭記卷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深閨有奇女 絕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顏憔悴悴 裏我千秋鬼 薄命無二致

題 曰

嗟彼桑間人 好醜非其類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舖敘寧府喪儀之

盛但上回秦氏病故鳳姐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

力寫去不过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于送靈送殯極

忙忙處却只閑：敬筆^帶做過忽棒入叙玉評詩璉尤

贈服一段閑雅風流文字來正所謂急脈緩受也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

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同

掃杆等物擇于初四卯時請灵柩^柩進城一面使人知

會諸位親友是日其縣^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鉄櫃

寺至寧府夾道而現者何啻萬數也也有羨慕的也

有嘆嘆的又有一等平既醋的詩書人說是喪札与

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
分將灵柩停放正室之內供養奉裏已畢親友漸次
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奇勳事近親只有邢
大曰等未去賈珍賈蒙此時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
傍藉草枕苫像若居喪人散後仍東望尋他小姨廝
混宝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外人散方面內里鳳
姐身体未愈不能时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
大祭之日亦拚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

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是
傍假寐宝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親代玉因先回
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有
几个老婆子与小丫頭們在廊下取便乘涼也有
卧睡的也有些打着盹的宝玉也不去驚動只見四
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著官自
內代玉跑出几呼与宝玉撞个满怀一見宝玉方含
笑站住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与我攔住晴雯他要

打我呢一語來了只听得屋內咕啾咕嚕的亂响不知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里去輸了不叫^打宝玉之不在家我看誰來救你宝玉連忙攔住笑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竟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狐狸精变的就是会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挐芳官

芳官早已藏在室玉身後室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
 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
 紋碧痕紫鵲等在那里抵子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
 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
 怀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室玉欢喜道如此長天我不
 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叫了飯睡吃出睡竟出病來大家尋
 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
 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去了獨自一個在屋裡

避靜呢這好一会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
些聲氣也听不見你快瞞去罷或者此時氣悟了也
未可定宝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
坐在近窗床下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里
打結子呢見宝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
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護工夫
和他賭閒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趣着二爺不在家
我要在這里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許多

混話什麼避靜了教禪了的等一^等吧我不斷他那嘴
室王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瞞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
座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去要不瞞；林
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過了那里使襲人道我見你
帶的肩套還是那年東府里蒙大奶奶的事情上做
的目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
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
府里有事這是要過去天：代的所以我趕着另作

了一个香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旧的来你虽然不
讲究这个若老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懒了连
你穿带之物都不经心了宝玉笑道这真难为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与赶热着了列是大事说着早
已芳官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喜
裹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水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
壶浸在盆内不时更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
手内吃了半盏遂问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

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人家来时令彼急来通禀若
 無甚要紧事我就不过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
 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我于是一
 經往瀟湘館來看代玉將走过沁芳橋只見雪鴈道
 你們姑娘從來不大吃這些涼東西的掣這些瓜果
 何用莫非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子去雪鴈笑道我告
 訴你可不許你对姑娘說去室玉點頭應允雪鴈便
 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果送去交与紫鵲姐：他要

拿着馬蹄子走來室玉同

問我，傳說就這雨日方竟來那兩丫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竟身上好些。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請二奶子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去傳灰菓去時，又听得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了下來，將線子柳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扇放在桌上，尋灰菓來時，听用着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丫頭

擺把出來。若說是點香呢。姑娘素日屋裡除撲新鮮
花儿。木灰佛手之類。又不喜薰香。就是點香亦常點
在常坐卧之處。難道說是為老婆們把外間屋裡薰
臭了。要拿香薰一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
畢。便連忙去了。室玉這裡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內道。
據雪雁說來。必有緣故。若是同鄉一位姐妹們閑坐
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但
我記得每年到此日。則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鋪敘。

僕送去与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約是日七月為瓜
菓之節家：都上秋季的故林妹：有感于心所以
在私室奠祭取礼記春秋薦其時食之養也未可定
但我此時走去見林妹：傷感必極力劝解又怕他
將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傷感無人
劝止兩件皆足以至疾莫若先到鳳姐：處一看在
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
至使其过悲其裏裏痛稍伸亦不至擲擲舞致病想畢遂

出^了國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
回畢事^了：散出鳳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
見了宝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才分付了林之孝家
的叫他使人告訴服你的小廝若設什^麼事趁便請
你回來歇息：再去彼處人多你那里禁得起那些
氣味^味不想恰好你到來了宝玉笑道多謝姐：記掛
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这几日不到那府里去
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鳳姐道左右

可不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不在家這
些大娘們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小
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來了兩三件了矣說有三
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他又是今未出閣的姑娘也
有好叫他知道的对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作
掙罢了提不得心靜一会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
就罢了室玉道：如此說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
些心才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過鳳姐一直往園

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裏殘烟熏餘
玉釵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車子陳設呢室玉便知己
竟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代玉面向裡歪着病恹恹
恹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室二爺來了代玉方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室王道妹：這兩日可大好
些了氣色到竟比先靜些只是如何又傷心了代玉
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室
王道嘆道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如何還哄我呢

只是我想素日妹：本來多病凡事尚該各自寬解
不可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坏了身子將來使我說到
這里竟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咽住只以他出說
与代玉自小一處長大情投意合願同生死却只是
心中領會從未曾當面說出况兼代玉性重每：因
說話^則又造次得罪了代玉致被哭泣今日原為的是
來勸解代玉不想又把話來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
中一急又怕代玉惱他又想一慰自己的心定在是

為好因而轉急為愁早已滾下泪來代玉起先原惱
 宝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
 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
 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目說道姑娘身
 上才好些室二爺又來囉嗦了到底是怎麼樣店樣室玉
 一面拭泪哭道誰敢囉妹：一面搭訕着起開步只
 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代玉忙要
 起身來奪已被室玉揣在怀内笑史道好妹：賞我

看罢代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糊一語來了，只見
宝釵走來，笑道：「宝兄弟要看什麼？」宝玉因未見上面，
是何言詞，又不知代玉心中如何，未敢道次。回春却
望着代玉，笑代玉一面讓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
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喜，可美，可悲，可
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几
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兩來，令我賤鳳姐：『去我
自己身上懶』；的沒同他去過，才將作了五首。一時因

倦起來撐在那里不想二爺來了就瞞見了其實給他看到也沒有什麼但只教嫌他不是寫了給人看去黛玉听了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几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是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蓋我豈不知^聞園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送不得的自道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国子去黛玉道林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去被相公們

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倘或傳揚出去反為不
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
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園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
會惜們這樣的人家的姊妹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
譽因又笑向代王道拿出來給我看：無妨只不叫
室兄弟拿出去就是了代王笑道既然如此說連你也
不必看了又指看室王笑道他早已捨了去室王
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卷至室欽身傍一同細看只見

寫道是

西施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故壘莫興

東鄰女
顏白溪邊尚沈紗

唐韋
腸斷烏鴛夜
啼風塵兮
幽恨對重樓
點點甘受

他年醞醞飲劍何如
楚帳中

昭君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薄命古今同
君王縱使

輕顏色
爭奪權阿界
画工

緣珠瓦礫明珠一側拋
何曾石尉重奴媿
都緣顧福

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杜梯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具眼識窮途展眉餘氣

楊公暮室得羈縻女丈夫

宝玉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這詩妹作了五首何

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予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

面宝釵亦說道作詩^詩不論何題只要翻古人之意若

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

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取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

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詠漢帝不能使画工畫
貌是臣而画美人的怨：不一後宋王荆公復有意
態由來画不成當日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
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意見不襲
前人今日林妹：這五首詩亦可為命意新奇別開
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理二爺回來
適才外間傳說往東府里去了好一会子想畢就回
來的宝玉听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恰好賈璉

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室玉先迎看賈璉跪下口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執鳳姐室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相見已畢因听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辭了我家回家看視明日五鼓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遠遠路過歸還衆人別過讓賈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無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

母王夫人等到來中人接見已畢斟坐一坐吃了一
 杯茶便散了王夫人等過寧府中來只聽見里面哭聲
 振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
 下賈母走至灵祀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攛也了出來扶
 政一邊一个攛定了賈母走至灵前又有賈珍賈蓉
 跪著攛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
 接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告勸方畧
 止住又轉至灵祀見了尤氏婆媳不免相持大哭一

傷哭畢中人方上前一：請安問好賈珍曰賈母才
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未免要傷心連再三求
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
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
頭悶身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
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獲救的快不曾傷經至
三更天些酒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
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賞敬送銀之賈寶

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甚好亦
 不曾去其餘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等帶領家人
 僕婦都送至鉄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帶領尤氏等總
 並賈蓉仍在寺中守夜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
 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日即
 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修天在家
 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
 知与賈珍賈蓉等素有聚宴之誼因乘机百撩撥

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
眼目中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
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旗已後賈珍家下
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几个粗使的了環
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
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
進裡間去所以賈璉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
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假替賈珍料理家務

不時至寧府家中來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根
來回費珍道前者所取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
使民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昨日兩
處買賣人俱來取討奴才特來請爺示下實珍道你
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根道昨日
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族天以後各處支領
甚多取利有規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
時竟不能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實

珍笑道你还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錢那
里暫且借了給他去罷俞祿哭回道若說一二百銀
子還可以也結這四五百銀子一時那里辦得來賈
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發以後
有江南甄家送來折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
你先要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
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些銀子已使了
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已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

賈珍道既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汝老娘要了出來
 交与他再往家中看看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
 下刻的俞俞祿兒先借了添上些書卷與俞祿答應了
 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安賈
 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道趁此机
 会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
 必向人借去昨日我得了二項銀子還沒使呢莫若
 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

蒙兒一並令他去取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去再
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們請
請安再到阿哥那邊查一查家私還有無生事也給親
家太：請安賈珍笑道只是有勞動老二我心不安
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又何妨賈珍又吩咐賈蒙
通你跟了伴跟了你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
爺太：們請安說我令你娘都請安打听打听老太太
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買藥一：恭喜了

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几个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
路叔侄閑話賈璉有心提到尤二姐因說道如何標
緻如何作人好奉止大方言語柔和無一處不合人
心可敬可愛人都說你婦子好批我看來那里及你
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既這樣愛他
我給叔：作媒說了作二房何如賈璉天道教是好
呢只怕你婦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
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

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所生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所
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
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老娘又自
那家嫁了出來這如今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
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來我父親亦要與二姨轉
聘只尋有了好人家不過人找了我家給他十數兩
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
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借們的人家也不怕不

依天是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曾保我老娘合
我父親都愿意到只是嬌子那里却難實聽听這心
花都開了那里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長嘆而已
賈蓉又想了一想哭道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
去保骨無妨不過多花上几个錢賈璉忙道有何主
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叔道：回家一點聲
色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安然流在
僻府後方近左右賣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

再撥兩窩手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
竟娶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
面住著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了叔：兩下里往
著過了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扶上老爺一頓
罵只說嬌子搃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
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未做成熟飯也只
得罷了再求一求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慙
令智自費建自催貪番二姐美色听了霞裳一片話

遂為計出万金金字將現今身上衣服俾妻再娶度父姑

妻種：不安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冒蓉亦非
好意素日亦因金他两个姨娘有情只因冒珍在內
不能暢意如今若是冒建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
冒建不在時他亦好去見派之意冒建那里想念及
此遂向冒蓉致意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勾說成了我
買两个絕好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冒蓉
說道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交給俞祿星

我先給老太：請安去賈璉今天點頭道老太：跟前別提我和你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吩咐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到難办了賈璉天說少胡說你快去罢我在那里等你于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領衆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走至房上賈璉一一問了些話不過奉養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独自洗裡面走來原來賈璉留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來

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尋通報的。于是走上上房
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
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代着
几个丫頭作話。却不見尤三姐。与老娘賈璉忙上前
問好。相見二姐亦含天譴。賈璉便靠東邊板壁坐
了。仍將上首讓与二姐。寒溫畢。賈璉又問道。親家太
太同三妹。都去了。怎麼不見二姐。哭道。有事才往
後面去了。也就来的。此時伺候的丫頭目側恭去無

人在跟前賈璉便晚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頭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這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揉弄便搭訕着往腰內摸了一摸說道撫御荷包也忘記代來了妹：有撫御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撫御到有只是我的撫御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進身來拿二姐怕人來看之不敢便連忙一笑揉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剝了出來將了半塊吃剩下的掇在口中吃了將剩下

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肩親身送過去只見面巾了
环倒了茶來竄躑一面接了茶吃一面暗將自己代
的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起了环回頭時仍
了過去二姐亦不去拿只裝着不見仍坐了吃茶只
听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与三姐代着两个
小子頭自後面走來竄躑忙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
二姐亦只是不理竄躑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
得迎上來与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時只

見二姐哭着沒事人的一樣再看一看手巾已不知
那里去了賈璉放了心于是大家靜坐談叙了些閑
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色夾子交給親家
太太收起來了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去二來看
家內有事無事尤老娘听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
取銀子這里賈璉又說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安
請二姐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
在我們家里受委屈尤老娘天道替們都是至親骨

由說那里的話在家里也是住著在这里也是住著
 不瞞二爺說我們家里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十處
 艰难了全虧了这里姑爺帶^著如今姑爺家里有了
 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有什麼
 東西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与尤老
 娘尤^{老爺}便遞与賈璉天命一个小子頭叫了一个老婆
 子來當面吩咐了他道你把这个交与俞禄叫他拿
 过那边去身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听得院內是

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賈蓉進來給他老娘接轡請
了安又問向賈璉笑道將才老爺還問叔：呢說是有
什麼事情要便喚人到廟裡去我才回老爺說叔：
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叫快去呢賈璉
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賈蓉合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
合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父就合我這
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說好不好說着
又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合他二姨努嘴兒二姐到

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忒透了的小猴
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話說了等我撕化那嘴一面說
着便趕了過來賈蓉笑早笑着跑了出來賈璉也笑着
辭了出去走至房上又吩咐家人們不可要錢吃
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連合他父親說一
面便代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與拿去一面去
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
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兩個

姨娘啣了一四方起直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四道
銀子已^經給了俞祿了老太已大愈了如今不服
爲了說畢又趨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
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署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
此時總不過是爲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見見
過的親上作^親此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美的好所
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出是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想天道其實到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

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合你老娘商議以你
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于是父教了買葦一
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七人却知此事不
妥目而極力功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次日又是順
從慣了的况且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也只得
免他鬧去罢了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
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賈母如何
作人好日今鳳姐身上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

買了房子在外住首過了一年半載只等鳳姐已死
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你父親此時如何聘
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在後三
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
娘不肯況且素日全看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
主替聘一切粧套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輕年公
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合二姐商議二姐
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合姐夫不娶又时常怨恨夫

當時錯許張華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
且是祖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使點頭應允當下
回渡了賈蓉三回了父來次日便請了賈璉到尋中
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
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于是三人商
議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姑二姨置買粧盒及
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几日畢謝將節亦安已
于寧府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几間小房頭賈珍又給了一房
家人叫色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侍又使
人將張華父子找來逼着与尤老娘寫了退婚書且
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无書至煥華父親時仍
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与二姐
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家產弄得衣食
不用那里還要得媳婦尤老娘又自加家嫌了出來
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曉來逼他

与二姐逼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怕贾珍等势力
 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逼婚文约尤老娘与银十
 两家罢新不提这里贾建兄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
 日黄道吉日娶二姐过门未知如何下回分解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致教連理起戈矛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賈環尤氏並賈蓉賈璉等聞之俱各不勝悲慟傷感自不必說忙着人治買棺木盛殮送往城外埋葬却說柳香蓮見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戀被道人數句偈言打破迷關竟自削髮出家跟隨瘋道飄然

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

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甚喜悅正自高興：

要打算替他買房屋治器用辦粧奩擇吉日好還娶過

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見薛姨媽

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柳湘看蓮出家的信息心甚歎息

正猜疑是為什麼原故時值寶釵從園子里過來薛

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

哥的義弟柳香蓮湘的這也很好不知為什麼尤三姐
自刎了柳香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
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
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
處故諄諄：感歎如果他二人齊全的媽自然該替
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了依我說也
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

身子到是自從哥一起江南向來了一二十日販了
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做計們辛
辛苦苦的來回幾個月媽同哥商議商議也該請
一請酬謝酬謝總是不然倒叫他們看着無禮似的
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未
干一進門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柳大哥
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在園子里聽見大家議
論正在這里總合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

事可奇不奇薛姨媽說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青聰明的人怎麼就一時糊塗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他前世必是有夙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就容易聽得進這些度化他的話去想你們相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支身一人在此你也該各處找一我才是靠那跏趺道士瘋癲的能往那里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廟前左右的廟裡寺裡躲藏着罷喇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

廝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間
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没法惟有望着西
北上大哭了一場回來了說着說着眼圈兒又紅上
來了薛姨媽說你既然找尋了沒有把你作朋友的
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你
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
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理料理偕們
家里没人手兒竟是笨雀兒先飛省得臨期丟生忘

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在者你妹才說你也回家
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作買賣去的
伙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他們酬勞了終是他
們故然是咱家約請的吃工食勞金人到底也算是
外客又陪着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
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驚怕沉
重薛蟠聞聽說媽說的狠是妹想的週到我也這
樣想着來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暈

又為柳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几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候了要不然就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子請罷薛姨媽說由你辦去罷說由猶未了外面小廝回說張管總的對伙計着人送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未得拿昨日貨物發動完了所以今兒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來薛蟠一見說

暖哟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一步田地了特、的
給媽合妹子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里來還
是做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才說還是特、的帶
來的還是這樣放了一二十日才送來若不是特、
的帶來必定是要放到年底下才送進來呢你也諸
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人把鬼唬
吊了還沒歸亮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
小廝說東西收下了叫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

是什麼好東西這樣捆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
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却是些綉緞綾錦洋貨等家
常應用之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裡除筆墨硯
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粉脂頭油等物外
還有虎丘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
的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
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丘山上作的薛蟠的像泥
捏成與薛蟠毫無相差以及許多碎小頑意見的東

西寶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叫自己使的了環來吩咐
你將我的這個箱子與我拿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
從那邊送：人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辭母親往園子
里來了這里薛姨母將自己這個箱子裏的東西取
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同喜丫頭送往賈母並
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寶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己
房中將東西逐件逐件的過了目除將自己需用外
遂一分一分配合要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

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單送頑
意兒的酌量其人分辦只有黛玉與別人不同比衆
人加厚一倍——打點完畢使鶯兒同一老婆子跟
着送往各處其李執寶玉等以及諸人不過取了東
西賞賜來使皆說些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林黛
玉他見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的
父母來了便對着這些東西揮淚自歎暗想我乃江
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兄弟隻身一人可伶寄居外

祖母家中而且人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
看問外那里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來看望看望給
我帶些土物來使我送：人粧：臉面也好可見人
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沒趣
味的想到這里不覺就大傷起心來了紫鵲他乃服
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的心腹他
為見了江南故土之物因感動了心懷追思親人的
原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說姑娘的身子多

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看着不過比那些日子畧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笑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重姑娘看着該歡喜才是為什麼反到傷感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為的是叫姑娘歡喜這反到是招姑娘煩惱了不成若令寶姑娘知道了麼怎臉上下的來呢再姑娘也要細想一想老太太：太：們為姑娘的病千方百計請好大夫診脈配藥調治所為的

是為姑娘的病急好子喜這如今該好些又這樣哭！啼
：的豈不是自己遭過自己的身子不肯叫太太、
有着歡喜難道說姑娘這個病不是因素日從憂慮
過度上傷了氣血多得的麼姑娘的千金貴體別
已自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裏勸解黛玉只聽見小了
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快請話猶未
畢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
泪痕滿面便問妹：又是誰得罪了你了你兩眼都

哭的紅了是為什麼黛玉不回答傍邊紫鵲將嘴向床里一扭寶玉會意便往床里一看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是寶釵送來的便笑着取笑說道好東西想是妹：要開雜貨舖麼擺着這些東西作什麼黛玉只是不理紫鵲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這里好勸歹勸總勸不住呢而且又是才吃了飯若只當哭大發了再止了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罵

死了我們麼？到是二爺來的很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他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為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強，不落人後。因見了人家哥，自江南帶了東西來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勾想起別的痛腸來，是以傷感。是寔這是寶玉他心裡揣摹黛玉心的病，寶玉却不肯明，說出恐黛玉越發動情。乃裝道：你們姑娘的原故，不為別的，為的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

氣傷心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話不由的嘆的一聲笑了忙說道我憑他怎麼沒見過世面也到了這一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你也特把人看的平常小氣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說着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移至床上挨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拿起來擺弄着細賄故意問這是

什麼叫什麼名子那是怎麼作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作什麼使用妹：你這這一件可以擺在書閣兒上作陳設放在條案上當古董兒到好光一味的將這些沒要緊的話來支吾搭訕了一會黛玉見寶玉那些歡樣子問東問西的招人可笑稍將煩惱丟開畧有些喜笑之意寶玉見他有些喜色便說道寶姐：送東西來給咱們我想着咱們也該到他那里道個謝去才是不知妹：可去不去黛玉原不愿

意為送些東西來就特特的道謝去不過一時見了
就^說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得有理難以推托無奈
只得^只同寶玉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
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果于次日三
四位^夥計俱各到齊未免^免說了些店內發貨賬目之
事畢列席讓坐薛蟠與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
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畢內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上
怎麼少柳大哥不出來想是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

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說道休提休提想來衆位不知深情若說起此人真：可嘆于一二日前忽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出了家跟着他去了你們衆位聽一聽可奇不奇衆人說道我們在店內也聽見外面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俗家子弟度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又說駕着一片雲彩去了紛：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事忙那里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沒去細問細打聽到好今

還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柳大哥早知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解勸解任他怎麼也不容他去暖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寔、在、的可惜可歎也怨不得東家你心里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柳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麼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故意假跟了他去在背地里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誰知道果

能如此到好罷咧世上也少一個妖言惑衆的人了
衆人說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沒尋找他去不成
薛蟠說城裡城外那里沒有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
你們笑話我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
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頑笑讓酒暢飲席上雖設
了些鴛鴦魚鴨仙環珍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皺眉
嘆氣衆判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
中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提且說寶玉拉

了黛玉至寶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說几句客
言套語黛玉便對寶釵說道大哥、辛、苦、的能
帶了多少東西來^惜的住送我們這些^處處你還剩什
麼呢寶玉說可是這話呢寶釵笑說東西不是什麼
好的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畧覺新
鮮似的我剩不剩什麼要緊我如今果愛什麼今年
雖然不剩明年我哥、去時再叫他給我帶些個來
有什麼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明年再帶了什麼來

我們還要姐：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你要你只管說你要不必拉扯上我們不我們的字眼姐：賄寶哥：不是給姐：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寶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沒有你一分兒不成你不知道帮着說反到說起這散話來了大家聽了笑了一陣寶釵問你二人如何來的這樣巧是誰會誰去的寶玉說休題我因姐：送我東西想來林妹：也必有我想要來道謝想林妹：也

必來道謝故此我就到他房里會了他一全要往這里來誰知到了他家他正在屋里傷心落泪也不知是為什麼這樣愛哭寶玉剛說到落泪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他往下還說寶玉會意隨即便換過口來說道林妹：這几日因身上不爽快恐怕又病板嘴故此着急落泪我勸解了一會子才來了一則道謝二則到省着的一個人省在房里坐着只管發悶寶釵說妹：怕病悶固然是正理也不過是在那飲食

居穿脫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爲什麼傷起
心來呢妹：你難道不知傷心難免不傷氣血精神
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麼妹：你細想：
黛玉說姐：說的狠是我何常自己不知道呢只因
我這几年姐：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
我怕：的了見了藥吃了見効不見効一聞見先就
頭疼發惡心怎麼不叫我怕病呢寶釵說雖然如此
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着身上不爽快反自己勉

強扭掙着出來各處走。曠。把心鬆散鬆散比在
屋里悶坐着還強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
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乏倦只是要歪着心里
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牛着校立他些尋事情作
一般里也混過去了妹。別惱我說越怕越有鬼
寶玉聽說忙問道寶姐。鬼在那里呢我怎么看不
見一個鬼惹得衆人開聲大笑寶釵說道歎小爺這
是比語的話那里真有鬼呢認真的果有鬼你又該

駭哭了黛玉因此笑道姐，說的狠是很該說他誰
叫他嘴快寶玉說有人說我不是你就樂了你這會
子心里也不快惱了俗們也該走罷于是執此又說
笑了一回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
瀟湘館門首自己回家這且不提且說趙姨娘因見
寶釵送環哥之物忙忙接下心中甚喜諛口誇獎人
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來果然不錯
他哥哥能帶了多帶少東西來他族家送到並不遺漏

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搭拉嘴子他都想
到寔在的可教若是那林姑娘也罷麼也沒人給他
送東西帶什麼來即或有人帶了來他也只是揀着
那有勢力有体面的人頭兒跟前才送去那里还臨
的到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真真的露
着另別另樣的好趙姨媽因環哥兒得了東西深為
得意不住的托在掌上擺弄瞟看一回想寶釵乃係
王夫人之表姪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自己

疊疊歌歌的拿着那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一
傍說道這是他寶姑娘才給環哥他兄弟送來的他
年輕輕的人想的週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了頭
二百錢聽見說姨太太也給太太送來了不知是什
麼東西你們瞧瞧這一個欄門裏頭這就是兩分兒能
有多少呢怪不的老太太同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
招人愛說着將抱的東西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
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內說了一声好給

環哥兒頑罷咧並無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
鼻子灰滿肚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將東
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的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
一套閑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己咕嘟着嘴一邊子
坐着可見趙姨娘為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
許多令人不入耳生厭的閑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
看不起他閑話休題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了頭回來
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的獨有給巧姐兒送的那

一分兒仍舊拿回來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
什麼這一分兒沒送去呢還是送了去沒收呢鶯兒
說我方才給環哥送東西去的時候見連二奶奶往
老太太房里去了我連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
呢所以沒有送去寶釵說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
在家難道平兒豐兒也不在家不成你只管交給他
們叔下等連二奶奶回来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
定要你當面交給才算真在鶯兒听了復又拿着東西

出了園子往鳳姐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拿東西的老婆子說早知道一就事兒送去不完了省得又跑這一淌老婆子說閑着也是白閑着借此出來曠：也好罷咧只是姑娘你今日來回各處走了好些路兒想是不慣乏了咱們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兒再歇着二人說着話兒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來見寶釵寶釵問道你見了璉二奶：沒有鶯兒說我沒有見寶釵說想是二奶：還沒回來麼了頭說

回是回來了因豐兒對我說連二奶、自老太、屋
里回房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一臉的怒氣叫了
平兒去唧唧的說話也不叫人聽見連我都攆
出來了你不必去見等我替你回一聲兒就是了因
此便着豐兒他拿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說給你
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不我^該就回來了寶釵
聽了自己納了一會子悶也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
有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便問你怎麼不曠

就回來了你原說的着林姑娘你們兩個同到寶姑娘處道謝去可去了沒有寶玉說你別問我原說是要會着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家他在房里守着東西很不自在呢我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故：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只粧不知道犯搭訕着說別的寬解了他一會子才好然後方拉了他同到了寶姐：那里道了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散了我又送他到家我才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

姑娘的東西比送你的多是少還是一樣呢寶玉說比送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才是明白人會行事寶姑娘他想別的姐妹等都有親的熱的跟着有人送東西惟有林姑娘離家二三千里的遠又無有一個親人在這里那有人送東西況且他們兩個不但是親戚還是干姐妹難道你不知道林姑娘去年曾認過薛姨太太作干媽的論理多給他些也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兒

說着話兒便叫小了頭取了拐枕來要在床上歪着
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寶玉便問
什麼話襲人說素日璉二爺待我很好你是知道
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場之後如今又好了我早就想
着要到那里看：去只因為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
終總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
裡去而且初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二奶：盡個
禮省得日後見了受他的教落二則借此也贖一贖

你同他們看着家我去：就來晴雯說這都是該的
難得這個巧空兒寶玉說我才為他議論寶姑娘誇
他是個公道人這一件事行的又是一個週到人了
襲人笑道好小爺你也不用誇我你只在家同他們
好生頑好互別睡覺看睡出病來又是我担沉重寶
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遂到自己房
里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拿着把兒鏡照着抿了抿頭
勻了勻臉脂粉步出下房復有嗎咤了晴雯麝月幾

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上立住往四下里

觀看那園中的景致時至秋令秋蟬鳴于樹草虫鳴

于野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將殘上來了到

是芙蓉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鋪的咕嘟子襯着碧

綠的紫兒到令人可愛一壁里晴一着壁里下了橋

不遠迎見李執房里使換的了頭素雲跟着老婆

子手里捧着一個洋漆盒兒走來因見襲人攔問往

那里去送的是什麼東西素雲說這是我們奶子給

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雞頭籩人說這個東西還是咱們園子里河內採的還是外頭買來的呢素雲說這是我門房里使喚的劉媽媽他告假請親戚帶來的是孝教奶奶因三姑娘在我們那里坐着看見了我們奶奶叫人剝了讓他吃他說才喝了熱茶了不吃一會子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分路走了籩人遠遠的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個人擎着担子在那里動手動腳的因迎着日光看

不真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今日怎麼得工夫出來閒曠往那里去襲人說我那里還得工夫來曠我往連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这里作什麼呢那祝婆子說我在这里趕螞蜂呢今年三伏里的雨水少不知怎麼這些菜木樹上長虫子把菜子吃的吧拉眼睛的吊了好些下來可惜了見的白仍了就是這葡萄^樹剛成了珠兒怪好看的那螞蜂蜜蜂兒滿滿的圍着來

都咬破了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來吃這個葡萄
還有這一個毛病兒無論雀兒虫兒一都嚙上只咬
破三五個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一這一都嚙
都是要爛的這些雀兒螞蜂可惡着呢故此我在这
里趕姑娘你甯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踪了許多
上來了襲人說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
你剛趕这里那里又來了到是告訴買辦說叫他多
多的作些冷布口袋來一都嚙一都嚙的套上免得

免得翎禽草虫遭戮而且又透風握不壞婆子笑道
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就知道這些
巧法兒呢襲人說如今這園子里這些菜品有好些
種到是那樣先熱的快些老祝婆子說今方入七月
的門菓子都是才紅上來要是好吃想來還得月盡
頭兒才熟透了熟呢姑娘不信我摘一個給姑娘嚐嚐
襲人正色說道這那里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
熟了一則沒有供鮮二則主子們尚然沒吃僭們如

何先吃得呢你是這府里的陳人難道連這個規矩也不曉得麼老婆子忙笑道姑娘說得有理我因為姑娘問我我白這樣說口內暗說道勾了我方才幸虧是在這里趕螞蟥若是順着手兒摘一個嚐嚐叫他看見還了得了襲人說我方才告訴你要口裏的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叫管事的去罷言畢遂一直的出了園子的門就到鳳姐這里來了正是鳳姐與平兒見議論賈璉之事因見襲人他是輕易不來之人又

不知是有什麼事情便連忙止住話語勉強帶笑說道貴人從那陣風見刮了我們這個賤地來了襲人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是必定要先麻犯我一頓的我有什麼說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墊着要過來請請安頭件連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又怕嫌煩故未敢來想奶奶素日疼愛我的那個分兒上自必是體諒我再不肯惱我的鳳姐兒笑道寶兄弟屋里雖然人多也就靠着您一個兒照看也寒

在的雖不開我嘗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里還
熱着我常問我聽見就很喜歡的什麼似的今日見
了你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還捨得麻犯你嗎我的
姑娘襲人說我的奶奶若是這樣說這就是真疼我
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下襲人那里肯坐讓
之舟三方在挨炕沿^腳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
茶來襲人說你叫小人兒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
不安一面站起接過茶來吃着一面回頭看見床沿

上放着一個活計篋籬兒內裝着一個大紅洋錦的
小甕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
有工夫作活計麼鳳姐說我本來就不會作什麼如
今病了才好又着蕙家務事鬧個不清那里還有功
夫作這些呢要緊。的我都丟開了這是我往老
太太屋裏請安去正遇見薛姨太太送老太太這個
錦^洋老太太說這個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子們作
小衣小裳見的穿着到好頑呢因此我就問老祖宗

討了來了還惹的老祖宗說了好些頑話說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麼要什麼見了什麼拿什麼惹得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臉皮兒厚不怕說的人老祖宗只管說我只管裝听不見拿着走所以才交給平兒先給巧姐兒作件小兒壯穿着頑刺下的等消閑有工夫再作別的襲人听畢笑道也就是奶奶才能勾逼的老祖宗喜歡罷呢姐伸手拿起來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顏色都有好材料也須

得這樣的巧手的人才對。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又問道。巧姐兒那里去了。我怎么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才寶姑娘那里送了些頑的東西來。他一見了。很希罕。就擺弄着頑耍了。好一會子。他奶媽兒才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睡覺去了。襲人說。巧姐兒比先前自然越發會頑了。平兒說。小臉兒子吃的銀盆似的。見了人就趕着笑。再不得罪人。真真是我們奶奶的鮮解悶的寶兒。磨在座兒。鳳姐

便問寶兄弟在家作什麼呢襲人笑道我才是求他
同情愛他們看家我才告了假來了可是呢只僱說
話我也來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別叫寶玉在家
里報怨說我屁股沉到那里就坐住了說着便立起
身來告辭回怡紅院來了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平
兒送出襲人回來復又把平兒叫入房中追問前事
越說越氣說道二爺在外邊偷娶老婆你說你是听
見二門上的小小廝們說的到底是那一個說的呢

平兒說是旺兒他說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叫來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麼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听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這是听見興兒告訴的鳳姐說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說~~^談起身的頭里告訴我的鳳姐又問興兒在那里呢旺兒說興兒在新二奶奶那里呢鳳姐聞听滿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崽子什麼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是私自封了奶奶了滿

嘴里糊說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
人他怎麼沒有跟了二爺去呢旺兒說特留下他在
家里照看尤二姐故此未曾跟了去鳳姐聽說忙的
一疊連声命旺兒快巴興兒叫了來旺兒忙忙的跑
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說二奶奶叫你呢興兒正在外
邊同小人們頑笑聽見叫他妙在也不問旺兒二奶
奶叫我作什麼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的來至二門
前四明進去見了鳳姐請了安旁邊侍立鳳姐一見

便先瞪了兩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在外面幹的好事你們打諒我是歌取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自必深知根由你須細細的對我寔說稍有一些見隱瞞撒謊我將你的腿打折了與見忙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麼事是我同爺幹的鳳姐罵道好小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麼就說成了尤二姐怎麼買屋子治家伙怎麼娶了過來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與見聽說仔細

想了一想此事兩府皆知就是瞞着老爺太太老太太同二奶奶不知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若來瞞着不如告訴了他省得挨現前打受委曲再與兒一則年幼不知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姐是個裂口子連二爺還懼怕他五分三則此事原是二爺同珍大爺蓉哥他叔侄弟兄商量着辦的與自己無干故此把主意想定壯着胆子跪下說道奶奶別生氣等奴才面稟奶奶听只因那府里的太太

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麼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着中了動了要說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替二爺從中調停辦理作了媒人說合事成之後還許下謝候的禮蓉哥滿應將此話轉告訴了珍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珍大奶奶合尤老娘尤老娘很愿意但說是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如何又許二爺呢恐張家知道生出事來不妥當珍大爺笑道這算什么大事交給我便說那張姓的小子

本是個窮苦破落戶那里見得多給他幾兩銀子叫
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來果然找了姓張的
來如此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聞知才
放心大胆的說定了又恐怕奶奶知道攔阻不依所
以在外邊咱們後身兒買了幾間房子治了東西就
娶過來了珍大爺還給了兩口人使喚二爺時常推
說給老爺辦事又說替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
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着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着

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
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尤老娘跟着尤二姐住著作
伴見呢這是一往從前的寔話並不敢隱瞞一句說畢
復又磕頭鳳姐听了這一片言詞只氣得痴呆了半
天面如金紙兩支吊梢子眼越發直豎起來了渾身
亂战半晌連話也說不上來只是發怔猛一低頭見
與見在地下跪着便說道這也沒你的大不是但只
是二爺在外邊行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才

是這却狠該打因你肯寔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次興兒說未能早回奶：這是奴才該死便叩頭有聲鳳姐說你去罷興兒才立身要走鳳姐又說叫你時須要快來不可遠去興兒連：答應了幾個是就出去了到外面伸了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兒沒有捱一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回來怎麼見各自害怕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興兒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才興兒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沒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鍋里見一個愛一個真成了喂不飽的狗寔在的是個棄舊^憐還新的個壞貨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別想着俗說語的，家花那有野花的香的話他要信了這個話可就大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狼沒臉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他才罷手呢平兒一旁勸道奶，生氣却是該的但奶，的身子才好，了也不可過于氣惱

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到狠收了心好了呢如今為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故然有不是也總因僭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饒人家才引誘他罷咧俗語說的牛不吃水也強按頭麼平兒說珍大爺幹這樣事珍大奶奶也該攔着不依才是鳳姐說可是這話咧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把一個妹子要許几家子弟才好先許了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的天

下的男人都死絕了都嫁了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服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三姐知道好歹早死的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寶玉就是嫁環兒呢總也不給那妹子留一些兒體面叫妹子日後怎麼抬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好歹也罷咧那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原是個渾賬爛死難道珍大奶？現作着命婦家中有這樣的一個打嘴獻世的妹子也不知道羞臊躲避

着些反到大而兒上揚名打鼓的在這門里丟醜也
不怕笑話麼再者珍大爺也是作官的人別的律例
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親停妻再娶使不得的
規矩他也不知道不成你替他細想一想他幹的這
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珍大爺只催
眼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的輕重干係了鳳姐
兒冷笑道這是什麼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毒藥吃
呢若論親叔伯兄弟中他年紀又最大又居長不知

教道兄弟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担罪名兒日
後鬧出事來他在一邊^計趁兒上站着熱鬧^着真：我
要罵也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道府里的醜事壞名
兒已經叫人聽不上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才
好顯不出他的醜來這是什麼作哥：的道理到不
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到罷咧^活諾着作什
麼呢你賄東府里大老爺那樣厚德吃齋念佛行善
怎麼反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概是好風水都

是他老人家一個人全拔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不然怎麼這樣羞着格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太太、老爺太、不知道倘或吹到這几位耳朵里去不但僭們那沒出息的二爺捱打受罵就是珍大爺和珍大奶奶也忍不住要吃不下了要斃着走呢連說着珍大爺鬧了半天連午飯也推頭疼沒過去吃平兒看此光景越說越氣勸道奶奶也煞一煞氣事從緩來等二爺回來慢慢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聽了此

言便從鼻孔內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爺回來
 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苦勸安慰了一會
 子鳳姐才畧消了些氣惱喝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
 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閉着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兒
 溲着方退出去偏有不^懂懂^懂的兒起子回事的人來
 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着瑪瑙來問二奶
 ：為什麼不吃飯老太太：不放心着我來請來了鳳
 姐知是賈母處打發人來遂勉強起來說我^{不過}有些

頭疼並沒別的病請老太：放心我已經做了一倘重
兒好了言畢打發來人去後却自己一個人將前事
從頭至尾細細的盤算多時得了一個一計害三賢
的狠主意出來自己暗想湏湏得如此如此方要主
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外面作出嘻笑自若無事
的光景並不露出惱恨妬嫉之意于是叫了頭傳了
來旺來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
表糊鋪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為何原故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